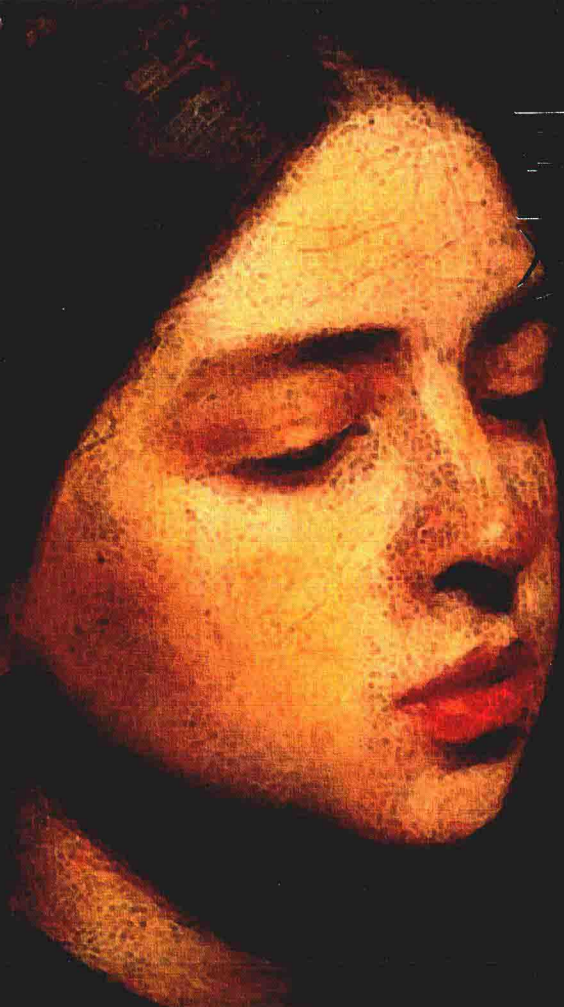


洁尘
JIE CHEN
作品

洁尘的私人版本，再读女作家



X I A O D A O K E G U A N

洁尘看待女作家，是体恤的、推心置腹的，甚至是挑剔的和不容置疑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友——不妨把洁尘阅读和品评的对象都看作她的闺中密友。所有的心领神会、所有的感性和智性的交流，都发生在书房。洁尘与她们对视、碰撞、较量，又握手言和、惺惺相惜。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小道可观

洁尘
JIE CHEN
WORKS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道可观/洁尘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396-5642-7

I. ①小… II. ①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662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岑 杰

装帧设计: 居 居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精装)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从远处看到近

——翟永明

洁尘本名陈洁。

在博客时代，她是蓉城美女博客王。当时她的博客流量，堪称一小媒体。某次全国性活动中，媒体支持者名单中，“洁尘博客”赫然在上。虽名列最后，但考虑到排名在前的，都是什么新浪网、搜狐网等全国著名网站。所以，她的媒体影响力，也算以小胜大。

洁尘是职业作家、自由撰稿人，且是媒体最爱的撰稿人。洁尘的文字与她的书名，总是相映生辉：华丽、妖娆、撩人、碎舞，这些都可用来形容她那精致、妖娆得几近一碰就碎的文字的气质；这些文字确实呈现出她“酒红冰蓝”的语感和挥洒

自如的行文口气：虽然偶有刁钻，但是凿凿。

在圈内，洁尘是公认的“劳动模范”，一年出好几本书，让人咂舌，闹得我常常对自己说：看看人家。有时又安慰式地想：洁尘不挺身而出，担当小说、专栏、影评、书评这些体力活，简直天理不容。当然，她也有本事把这些体力活，干得如同盘中舞。

正是坐在“白夜”（成都著名酒吧）的风清月朗之时，我不止一次地问她：“你写得累不累呵？你每天写很久吗？”她总是回答：“不累呵，我也就上午写三四个小时，下午全是读书啊，玩啊。”我一听，立即崩溃了。我一天若是能写一两个小时，对自己就很满意了。一年下来，也写不完一本书呵。

这不，我刚刚出了两本书，是从好几年前就筹划出版的。正准备躺在功劳簿上先睡一大觉。那边，洁尘居然又写出一本书来。据称：这本书是洁尘“女人书”系列的第二本，第一本是《提笔就老》。可以说，这个系列她已写作多年，其中的“道”，其中的“解”，也早已烂熟于胸。及至打开来看过之后，不由得你不发出啧啧声。

洁尘被称为书房型作家，她的写作与阅读有关，也与她阅读的方向有关。二者都在她的精心筹划之中，在写作之前，她对此已有选择。读了《小道可观》，吓我一跳。洁尘的阅读量大，让我咂舌。其中有许多作者和书名，我都没听说过，我不得不得惭愧。那么多的书摆在洁尘面前，就如她自己所说：她“产生

了一种奇怪的耐心。我觉得，这种耐心的背后仿佛有一种新鲜体验的可能性”。正如古罗马一位作家有句名言说道：“所有的书都有它们的命运。”洁尘读过的那些书的命运，是幸福的、美好的。它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人之手，好像在洁尘手上，再次获得新生。她重新阐释它们，赋予它们一种新的解读。在《小道可观》中，这种新解读就是：集中了女性作家的视角和洁尘本人体贴入微的洞察。

《小道可观》是洁尘用来描写日本女作家茂吕美耶作品的标题，选择这个标题作为书名，说明她也认同“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这一理念。其实在文学中，或者说在一切事物中，都无大小和高低之分。所有的界限都是被旧的固定的思维所划分出来的。“小道”可以很大，“大道”也可以很小。

在文学史中，女性作品一向也是被划分到“小道”里的。女性作家的视野，是被认为狭窄的、短视的；是小女子的小手笔，不足称道。但是，洁尘通过对这些天才女作家的悉心解读和充满激情的分析，让读者看到她笔下的女作家丰厚、多变、敏感的写作风格和人生，她们开阔智慧的胸襟和纤毫毕现的表现力。洁尘的目光，总是始于她们灿如烟花的才情和止于她们最终落幕的萧索结局。如她所说：她只是传奇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洁尘本人，并不愿意成为传奇的一部分。对那些传奇女作家，她在远处喝彩，却拒绝近身中毒。

洁尘很多次这样谈到过对“天才”的高见：“所谓天才，

一般来说都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人，这种自我中心是火焰，是光源，是能量的出发点，它提供并保证才华的充分释放，同时，它的强度和杀伤力也一定让其身边人深受其害。”正是因为这样，在洁尘自己的写作和对“天才”的分析中，她都是保持一种置身其外，不受其害的清醒态度。她爱她们、阅读她们、分享她们的才情，但是她有与她们不同的底线，这底线就是“在我的短见里，一个女人可以没有一切，但怎么着也得有个家啊”。

由于有了“家”这个护身符，洁尘的写作也通透和从容起来。我想，正是这种对生活和现实的透彻领悟之后，她才可能做出这样的论断：“现实有两种，一种是现实（字面意义上的，通常解释里的），自身以外的、真实存在的但不足以影响自己的现实；另外一种是完全进入自己的现实。要命的是后一种。”不言而喻，洁尘享受前一种，张望后一种。

站在一个安全地带，她却越发地关心和沉溺于那些文学史上少有的传奇女性：通过书写她们，进入她们，分享她们的冲动、快乐、悲伤，甚至感觉和深入地去体会她们的呼吸与体温，因而完成了不在现场的冒险体验。从最远至最近，她的观察和领悟，她的文字描述，都像是在用一个高倍的放大镜，细细阐述和分析她们的人生体验、写作动机和背后的故事。她甚至从中能够看到那些作品中的血管、毛孔，那里面新鲜流动的血液和沉淀其中的杂质。用她的一篇文章标题正可以概括：一切细节被微物之神掌握。

而读者可以通过对洁尘文字的追踪和想象，满足了他们对那些作家个人的兴趣及对其著作的兴趣。在《小道可观》中，我们可以看出：洁尘用她惯常使用的拿得起、放得下的观察镜片和她时近时远的调焦能力，冷静而公允地指导读者，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稳定的平衡关系。

就在我动笔写这篇序的时候，我的侄女来了，她是一个单纯又糅合了些许复杂的女孩。我几乎把我书架上所有洁尘的书，统统找出来，给了她。我希望她能读着洁尘的书，慢慢成熟，渐渐幸福。洁尘曾经下决心做一个幸福的人，她做到了。这是传奇的另一部分，不是写作修来的，而是三生三世所修来的。我们只能为她额手称庆，同时清楚：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运气。但是想要得到幸福的人，可以通过读洁尘的书，试着像她对待生活一样，渐次进入那样的境界：气定神闲、豁然开朗。



目 录

Contents

序 从远处看到近（翟永明）/001

张爱玲的遗物 / 001

《小团圆》之琐碎读后感 / 004

被时光恩宠的女人 / 008

从民国回溯至晚明 / 014

两种语言的杜拉斯 / 019

甚至在烈火中能种植金色的荷花 / 022

努力去回忆或者努力去忘记 / 028

她一直忠于自己的传奇 / 032





Contents

她笔下那寂寞而清秀的姿态 / 038

甜如泡菜净如猪 / 044

三个女人和她们的丈夫 / 047

带着某种微笑的忧愁 / 055

晴美·寂听 / 060

活在书信里的爱情 / 065

瓦莱丽与两个海明威 / 068

爵士时代的女人 / 075

一切细节被微物之神掌握 / 078

现实与小说的双重震撼 / 081

人间相见唯有礼 / 089

女书与廖观音 / 095

玻璃城堡里的一家人 / 099

船讯·书店 / 106



小道可观 / 112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智慧 / 115
阿婆的外孙的文学节 / 123
天生嫩骨之人的美食情书 / 126
女性小传·地狱中心 / 130
一针上，一针下 / 136
三个六月，三个世界 / 141
婚姻的专业和业余 / 145
春膳是什么？ / 150
“丑闻笔记”之碎墨 / 154
那些变幻的永恒的寂寞的 / 161
南方的成长，南方的魅力 / 168
奥康纳进来了 / 172
托斯卡纳艳阳下 / 176



Contents

两个女人，两个故乡 / 185

恰似爱情之于厨房 / 192

阿娜伊斯·宁的心灵地图 / 200

星星的瓢泼大雨 / 204

三个露丝和艳羨这种美食 / 210

清峻的青山七惠 / 217

在移动中哭泣 / 221

那些不同于人类的生命 / 228

又见约克郡 / 232

汉方小说 / 235

翻篇 / 239

无与伦比的孤独和勇气 / 243

附录：这个待在书房里的女人（王鹤） / 248

附录：像洁尘这样的一个人读者（雷淑容） / 253

张爱玲的遗物

手头上拿到新经典出版公司寄来的《沉香》一书，心突然猛跳几下。原因有二：一是，这是陈子善先生主编的张爱玲的散佚作品集，在目前蔚为大观的张之出版作品的各种版本里，这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张爱玲的“新书”，所收的作品是以往我们不曾阅读的，或者说，不曾通过书的方式阅读的。二是书前附的那些照片，名曰“在张爱玲的遗物中寻觅身影”。这些是张爱玲的遗物吗？除了那句话，我没找到其他更详尽的说明文字，陈子善先生的编后记也没有说明。

是吗？肯定是她的遗物吗？我们都知道，张爱玲的遗体是1995年9月8日在其美国洛杉矶公寓里被发现的，具体的去世时间估计是在五六天前。之后，谁给她料理的后事？我只知道，大概是9月19日，她的遗体火化后，骨灰撒入了海水中。她孤

身一人，无子女无亲友在身边。她走之前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是谁帮她把那些已经很少的东西收捡到一起并加以保存的呢？

她是没有什么家具的，只有一些随身的衣物和小物件。在《沉香》一书附录的“遗物”照片里，可以看到：

两件睡袍：一件牙白色的长袖，一件蓝底小白花缟白边的短袖，质地可能都是棉的。

两套春秋衣衫：一套是米色的粗羊毛手工织的开衫毛衣配一条蓝底白色小菱形格花纹的裙子，另一套是蓝地白色大朵菱花缟白边的毛衣配一条米色的裙子。这两套衣服完全是一个风格，只是上下有所颠倒。

另外的衣服还有，一件米白色翻小黑领的束带风衣，茶绿色丝绸束带短袖衬衣，紫色、深褐色、茶绿色等几件纯色长袖连衣裙，姜黄色束带大衣，粉灰格子短大衣……

比较抢眼的是一件紫底桃红花的连衣裙和一件浅黄底桃红花再加点绿色的旗袍。这两件衣服，跟她以前所描述的对日本花布的热爱有相通之处，但远不如她所描述的精彩。她曾经说：

“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鉴赏：棕榈树的叶子半掩在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漂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

种橄榄绿的暗色调，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蓝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遗物中还有一些小东西，一把汤勺（可能是银的），一把铜质小剪刀，一块黑带椭圆表面的手表，几双平底帆布凉鞋，一个手提包，几条丝巾，另有发梳、眼镜、放大镜、闹钟等物，还有一些没用完的化妆品：胭脂、粉、眉笔、口红等。

如果说这些就是她晚年的家当，那真是让人钦羡啊！这么清爽、这么简洁地走。她的那些书呢？她那些各种中文版本及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外文版本的作品呢？想来她自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了。她的一生都在一个不断放下的过程中，感情、交游、名声都一一放下，甚至连文字本身也放下了。只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些心爱的衣物还是放不下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很讲究的，而且，质地、颜色什么的，都很讲究搭配。还有，口红、胭脂是一直都有的。

不过，我还是疑惑，还是想问：这些真的是张爱玲的遗物吗？

2005.9.24



张爱玲

《小团圆》之琐碎读后感

对一个人关注太久，就会产生光晕效应。虽然不见得什么都喜欢，但既然持续关注，那就是基本喜欢的。这个基本喜欢就成了一个光，然后周围散出晕，也就看不清轮廓了。这样的人，有一种私藏的意思，藏在自己心里的某一层褶皱下面。只要一碰，这个意思就会起反应：哦，他（她）呀。

张爱玲于我就有这个意思。通过阅读这个渠道，对我起过启蒙及后来的修正、补充、调整作用的女人有三个，分别是三毛、杜拉斯和张爱玲。张爱玲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后，我就定型了。

也是在她之后，女作家就只是女作家了，跟人生跟我自己，都没什么瓜葛了。她们和我就是单纯的作者和读者的关系了。张爱玲于我的意义，不是说我是照她的样子定型，而是她在我定型的最后一个阶段拧了我一把。这三个女人，我不能说她们是朋友，朋友那是需要有很喜爱的情感充溢其中。这三个女人像我的亲戚，一度走得很近，虽然现在看她们各有各的烦，但还是觉得亲切。

我不在摇旗呐喊高喊永远支持的亲友团的队伍里，但的确是一个张迷。《小团圆》出来了，等不及要看，托熟人从香港带回来一本。如果等着看大陆简体本，肯定要被删节不说，还觉得怠慢了。急急到手，我却看得很慢，一天几页，感觉很熟悉，像是在读旧书，那是之前看了她那么多东西早就熟悉了的调调儿。

看得慢的原因是因为拉杂。就一部长篇小说来说，琐碎得很。人物很多，从老戏台的左边掀帘出来，没说两句话，就从右边掀帘下场了。你以为这个人还会出来，但也就没戏了。偶尔几个，过了很久又出来晃一下，什么绪哥哥、二哥哥、素姐姐的，前面本来就是寥寥数语，后面出来露一脸，观众也记不得那是谁了。张爱玲是短篇圣手，这一点，以前的长篇《十八春》就有对照，这次《小团圆》，更是一个说明。她那字字珠玑的特点，还是在短篇里光彩照人。

但我还是喜欢看，就是那种琐碎也喜欢。我历来喜欢看细节饱满、闲笔丰沛的东西。《小团圆》就是这种东西，就像她